

全 景 纪 实 长 篇 小 说

天时

姚宗瑛\著

作者以海滨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普通百姓在历次政治漩涡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衰家的人物命运，勾勒出那个特殊年代各色人物或悲或喜、或荣或辱、或生或死的不同形象。用充满激情的、饱含爱憎的笔触，鞭笞了人性的泯灭，讴歌了正义的力量。



百富文学艺术出版社
BAIF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全 景 纪 实 长 篇 小 说

天时

姚宗瑛\著

作者以海滨大都市城乡结合部的农村为背景，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普通百姓在历次政治漩涡中的坎坷经历。通过衰家的人物命运，勾勒出那个特殊年代各色人物或悲或喜、或荣或辱、或生或死的不同形象。用充满激情的、饱含爱憎的笔触，鞭笞了人性的泯灭，讴歌了正义的力量。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时 / 姚宗瑛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06-6026-3

I. ①天… II. ①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9653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9.75 插页2 字数344千字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序

赵宝山

作家姚宗瑛是当代文坛浮躁的局外人，他凭借深广阅历和勤奋习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经营着自己的创作事业。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天时》已经六易其稿，谈起修改作品的体会，他说“既有创造的快意，又有收获的得意”，脸上洋溢着其乐无穷。

《天时》将这位作家的农民情结展现得极其深刻：中国农民每每是历史苦难的最底层承载者，同时是民族道义的最忠实承继者。这部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另类”农民家庭苦难的叙事上，其文学性的超越表现为人性美于苦难历程中的丰富和升华。以其弱势的凄美与强权的邪恶对峙，在被侮辱被损害的同时，展示出一种精神的优越，从而富有震撼力地刻画出逆境中独具魅力的尊严形象。此等形象将以其长远的感染与怀念，实现文学作品的上佳社会意义。

作者以毫无遮掩的真实性与残酷性的描述，还原一段历史的真面目，所昭示的是作家的使命责任和人类良知。

《天时》没有娱乐性，但并不缺乏幽默诙谐的人生趣味。其直白逼真的描写所产生的惊心动魄和回味无穷，正是不见“艺术”的艺术魅力所在。

《天时》的语言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和鲜活的声情色彩，这是丰厚的生活对作家的馈赠。在这里，语言不是“工具”，而化做生活本身、形象本身、意境本身，成为地道的语言艺术。

姚宗瑛是一位脚踏实地进行创作的有根的作家。他忠实于生活，忠实于文学。他总是把自己置于学生的地位，怀着对文学的敬畏，谦恭地兼听，不停地精益求精，他的创作生涯是在“优良”峰峦上攀登，呈现花甲青春之势。

天时，有情；《天时》，有根。

第一章

田野上的积雪还没化净，又一场飚风搅雪，搅得满世界都是苍白和凄凉。

16岁的裘宇同，肩背书包佝偻着腰，像风雪中的枯叶，跌跌撞撞向长途汽车站赶去。他的额头已经微微见汗，端正的五官被饥饿洗濯得越发清秀，一双圆眼在浓眉下清澈明亮，忽闪一下，闪露出少年人少有的忧郁和坚强。

这时的裘宇同饿得前心贴着后心，想直却直不起腰来。其实，他书包里有吃的，有四个馒头一个半窝头——胃口不断向大脑传递要吃的信号，他用顽强抵御食欲，宁肯把裤腰带再勒紧些，也要把这点吃的送回家，交给母亲。

裘宇同的家在滨海市近郊月牙河畔月牙村，是种菜为主的园田区。大城市城乡结合部的菜农比远郊及外县农民生活虽然好些，能凭粮本到粮店购买成品粮，但不掐着吃，家家户户每个月的定量吃不到半月就会盆干碗净米尽粮绝。

上月末的星期六，他回家拿过冬棉衣，发现母亲的两腿浮肿得像发面饽饽，手指一摁一个坑。就这样，吃饭时母亲也舍不得吃口净面饼子，只吃个菜团子，喝些菜粥。菜团子是一团烂菜滚上面醪，蒸熟了用手捧着吃。菜粥，是把白菜帮子、胡萝卜缨子切碎了，撒上一把棒子面熬成的，稀汤寡水灌大肚不解饱。

母亲的那份定量基本都省给了父亲。父亲常常被大队叫去出义务工。义务工是只干活不挣分，还得下大力气干又脏又累的活。干一天活已经筋疲力尽，夜晚还常常熬鹰似的交代问题。母亲怕父亲撇下老婆孩子去到另一个世界——紧挨月牙村的桥头大队四类分子伍福禄，不就是因为饿急了偷了两把喂牲口的豆饼渣，经受不住民兵黑白折腾跑到火车道卧轨自杀的吗？为此，母亲想尽办法让父亲吃好点，吃饱点。可她能想出什么办法呢？掐儿女们定量，舍不得，只有饿着自己。

裘宇同在离家六十多里的海沽中学住校上高一。学校怕住校生掌管不好自己的定量，就规定食堂每天发给住校生一斤粮票的饭食：早饭二两，一碗稀饭半个馒头，午饭四两，两个馒头或一碗粳米干饭，晚饭四两，两个窝头。早饭的菜是一块咸萝卜，午饭和晚饭的菜几乎一成不变，不是萝卜白菜就是白菜萝卜。菜里有盐有汤就是没油腥。没油腥的胃口像无底洞，吃多少也空落落的。裘宇同的肚子总叫，不是要吃饭了叫，是刚吃完就叫，根本没吃饱。他吃饭用不着单独刷碗，每次都是往饭后的碗里斟点开水，用筷子蘸水把粘在碗上的米粒汤汁洗净，把

刷碗水喝进肚子。

在学校，裘宇同一想起母亲的浮肿，就难受得要哭，上课就有些走神，做作业就有点浮躁。他决心挤出点口粮，周末带回家，让母亲吃口净面馒头。

他从星期五开始做星期六回家的准备。星期五的早饭，那半个馒头他没舍得吃，只喝了一碗稀饭。稀饭是放碱熬的，虽然汁浓，米粒却有形无骨，悬浮在汤汁里，绝不沉底。说玄了，一眼能数出一碗稀饭里有多少个米粒。中午饭的两个馒头他没吃，只吃了早晨那半个凉馒头。晚饭是食堂几天前剩的米饭，一则他饿得心慌，二则怕不好带回家，才全部吃掉。这样，星期五他省下了两个馒头。

星期六早晨，他又只喝了稀饭省下半个馒头。中午饭时，新发的两个馒头全都留着，只把那份早萝卜菜冲汤就着早晨那半个凉馒头吃进肚子。下午下了第二节课就放学了，他拿饭卡到食堂领了两个窝头一份白菜。白菜就着半个窝头吃了，余下的一个半窝头装进了书包。心想，忍着点，坐上汽车用不了天黑就到家了，家里有菜团子菜粥……

裘宇同的定量31斤，这是国家在节粮度荒的困难时期对中学生的格外关照。可是食堂发给住校生的主食分量明显不足：窝头眼大，馒头很暄，米饭黏糊。乍一看窝头不小，但皮薄得几乎透亮。二两一个的馒头用手一攥，一口就能吞进肚里。食堂大师傅不仅蒸窝头馒头的手艺高超，给学生盛米饭时也有绝活，他们常常把大拇指伸到盛饭的标准碗里，盛了米饭用刮板在碗口一刮，本该给一平碗饭，可碗里还有个拇指“吃”空额。

那天，刚开过午饭，食堂朱师傅腰扎围裙，肩披棉袄，倒背的手被棉袄遮盖着，信步走出食堂。来到学校门口，裘宇同和几个同学从背后快步走来，走到朱师傅近前，一个同学推了裘宇同一把，裘宇同撞在朱师傅身上，朱师傅打个趔趄，饭盒离手，“当啷”一声掉在地上，炼油还没炼透的肥肉渣从饭盒里飞溅而出！朱师傅心慌，赶紧猫腰撅腚拾饭盒，没想到六个馒头从怀里滚落在地上。

这一下，炸了营！住校生们早就疑心大师傅往家偷吃的，纷纷向校长反映，食堂缺斤少两，炊事员中饱私囊。学校对食堂进行了整顿，整顿的结果是，炊事员们再往家里偷带东西更加小心更加隐蔽。

此后，每当开饭，学生们一进食堂就用筷子使劲敲碗，口中还念念有词：“稀饭稀，馒头小，窝头眼大于饭少，我们的定量哪去了？”

赶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裘宇同愣了——雪太大，汽车停了。他摸摸书包里的干粮，决定步行回家。

冬季天短，加上阴天，下午四点多钟天就擦黑了。饿着肚子黑灯瞎火走六十

多里雪路,对裘宇同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看看昏黑的天空,想想母亲的浮肿,裘宇同默默发誓:就是走一宿,我也得让妈妈吃到我省下来的净面馒头!

空肚子走在冰天雪地的黑夜里,裘宇同才真正懂得什么叫“饥寒交迫”。

沿着公路走了十多里地,裘宇同早已浑身是汗,是虚汗。他情不自禁地伸手摸了摸书包,真想吃个馒头,但不行,馒头是留给母亲的,怎么说自己在学校也能一周吃上三四次馒头,虽然不饱,可母亲最少半年没吃过白面了。要不,把那半个窝头吃了吧,犹豫一下,也不行,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家?再坚持坚持,实在顶不住了再吃,他又忍住了。

走啊走,六十多里地怎么这么长啊!开始他还在村边公路上偶尔遇上一两个行人,可越走夜越深,越走越见不到人影。后来,连个喘气的活物都看不见了。

也许是肚子太饿,也许是惦念母亲,他心里空落落的就是不踏实。

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实在累了,走不动了,只好靠在路边的一棵杨树下小憩。

刚坐下,东北风就从他脖颈钻到后心,飕飕的。被汗水浸湿的棉袄被风一吹,铁板似的贴在后背,寒彻筋骨。坐了一会儿,他想站起来继续赶路。一起身,觉得眼前发黑,金星乱舞,赶紧又坐下。他知道这是连饿带累体力透支造成的,就把手伸进书包,先摸到那四个馒头,又摸到那一个半窝头,肚子立刻咕噜咕噜叫了起来。他狠狠心拿出那半个窝头,先用门牙咬了咬,没咬动,窝头已成冰疙瘩。他用后槽牙连咬带掰,一点一点地吃了起来。吃了几口,觉得口干,拨拉拨拉身边积雪,从中间抓了一把洁净的雪攥成球填进嘴里。窝头虽硬,吃到嘴里却又香又甜。他尽量放慢吃的速度,尽量享受吃的美感,须臾之间,那半个窝头还是吃没了。

他突然有了一个奢望:要能敞开肚皮饱餐一顿刚出锅的窝头,然后躺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睡一觉,那可是人生最美最幸福的事了。

此时此地,此景此情,少年裘宇同苦笑一下,觉得自己可以跟志愿军战士媲美了:他们吃一勺炒面就一勺雪,我是一个雪球就一口冰凉棒硬的窝窝头。

他真想再吃一块窝头,哪怕一小块,但想到母亲,立刻停住了。他站起身来,屁股上粘了好多雪,用手扑落几下,有的雪已经化成冰粘在裤上了。

快天亮的时候,筋疲力尽的裘宇同终于来到了自己的村子。就要见到母亲了,就要让母亲吃到自己带来的白面馒头了,就要听到母亲饱含爱抚的责备了:你这孩子,自己都饿晕了,还惦记着妈妈。但母亲那眼神一定全是夸奖,瞧,我小儿子多孝顺啊!

孝心增加了力量,兴奋驱散了疲劳。他加快了脚步,向家门走去。

突然，一阵撕肝裂肺的哭声传入他的耳膜！啊，是大姐宇蓉的哭声，还有哥哥宇冬和二姐宇芸的，他们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妈妈！

裘宇同蒙了！他在门口愣了片刻，晃晃荡荡跑进屋，只见浮肿得看不出模样的母亲躺在炕上，任凭儿女们哭喊，却一动不动。

裘宇同扑到母亲身上，叫了一声妈妈，昏了过去。

裘宇同醒过来的时候，母亲已被停放在外屋刚搭起来的床板上。

“醒了，宇同醒过来了。”正在屋里帮忙缝孝的邻居刘二奶奶对着外屋说，“唉，宇蓉啊，别哭了，给宇同弄点吃的，先顾活的吧！”

听到刘二奶奶的喊声，大姐宇蓉进到里屋，见了小弟，二话没说，抱住小弟就痛哭起来：“咱妈妈……是为了这个家，饿死的呀……”

宇芸端着一碗菜粥来到宇同面前，哽咽着说：“弟弟，喝点稀的吧。”

裘宇同摇摇头，下地直扑外屋床板上的母亲……

众人好不容易拦住了他，大姐逼着他喝了碗菜粥。就听刘二奶奶说：“宇同啊，给你妈妈磕头吧。”

裘宇同跪在母亲灵前，看见小桌上供着四个馒头一个窝头，那是他饿着肚皮跋涉一夜从学校带回来的，如果母亲吃上一个馒头或一个窝头，也许就不会走呀！

四个馒头一个窝头，能救人一命啊！

哭得死去活来的裘宇同终于被大家劝住了。这时他才发现，父亲不在家。

他问宇冬：“哥哥，咱爸爸呢？”

裘宇冬说：“从昨天开始，被治保会集中学习集中出义务工了，咱爸不知咱妈妈……还没顾上送信儿呢。”

“我去叫咱爸爸。”裘宇同说完就要出屋。

裘宇蓉把他拦住了：“你小孩子懂嘛？让你哥哥去吧。”

裘宇同看了哥哥一眼，不满地说：“咱妈都死了，还被集中出义务工？！”

刘二奶奶说：“宇同去比宇冬去好，他是学生，跟当头的好说话。”

刘二奶奶把刚缝好的孝帽子给裘宇同戴上，无奈地说：“要是布票，怎么也不能把被里拆了，现在只能将就了。”

裘宇同戴上孝帽子，腰里扎一条白布带子，刚要出门，就听刘二奶奶又说：“孝子头满街流。宇同，见了叔叔大爷别忘了磕头啊——给老人赎罪。”

赎罪？我妈妈何罪之有？！裘宇同寻思着，迎着人们惊愕的目光，走进大队书记办公室。办公室里三人正在争论着什么，发现了裘宇同，说话声戛然而止。

裘宇同认识他们，一个是爸爸所在的第六生产队队长汪家盈，一个是大队长于明理，另一个是大队书记耿洪林。

裘宇同本来不想给他们磕头，过去的文人跪天跪地跪父母跪老师，我堂堂高中学生也够了秀才身份，凭什么给他们下跪？可是，父亲在人家手心里攥着，母亲在家里床板上停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趴在地上磕了头。然后对大队长于明理说：“二大爷，我妈妈死了，得让我爸爸回家一趟。”

裘宇同是按儿时习惯叫于明理二大爷的。可他哪里知道，就是这位父亲的盟兄于明理不同意汪家盈的要求，坚持不让裘超凡回家料理丧事。

六队队长汪家盈得知裘超凡的老婆魏婉玲去世的消息，立刻来到大队找书记耿洪林，让他批准裘超凡回家料理丧事。耿洪林为人谨慎，觉得治保会刚把四类分子集中起来，晚上学习白天挖沟，马上让裘超凡回家，怕有政治影响，就把大队长于明理找来商量。没想到于明理断然否决了汪家盈的要求。

这时的汪家盈皱着眉头，脑门拧出个“川”字，看了裘宇同一眼，又对耿洪林说：“谁家还有比死了人的事大？裘超凡不回家，死人怎么往外抬？上面追究责任的话，你们往我身上推，没你们事。老街旧邻的，共产党也不能……”

汪家盈要说“共产党也不能不讲人情！”这是汪家盈在党员会上着急时爱说的一句话，当着裘宇同的面，他把后半句咽了回去。

书记耿洪林看看戴孝的裘宇同，再次征求于明理的意见，但态度已经十分明朗：“要不，就按汪队长说的办？”

于明理瞟一眼裘宇同，又看看满脸怒气的汪家盈，不无推诿地说：“既然书记让他回去，我，我服从。”

汪家盈立刻对裘宇同说：“你先回家吧，我去找你爸爸。”说完，只和耿洪林打个招呼，与裘宇同一起走出办公室。

一出大队门口，汪家盈看看周围没人，就从口袋里掏出3斤全国粮票递给裘宇同：“这是我外出开会省下的，回家交给你大姐，别跟别人说。”然后扭过头，匆匆地去找裘超凡了。

裘宇同分明看见汪家盈的眼里含着泪花。

本来很魁梧的裘超凡，如今瘦得只剩下一身骨头架子。当汪家盈让他回家料理丧事的时候，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愣了好一会儿才往家狂奔。

裘超凡与妻子魏婉玲的情爱甚笃。多年来，妻子和他患难与共，除了担惊受怕，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妻子……

裘超凡神志恍惚地回到家，直奔床板上的妻子，撩开盖脸纸，见她两眼睁

着,就用手在她脸上抚摩了一下,使其闭眼。又撩开盖在她身上的布单,看她穿的仍然是平日穿的那身补丁摞补丁的棉衣,不由得长叹一声:“唉,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罪,临死连件装裹都没有,跟我连个活面都没见……”

裘超凡的话,让刘二奶奶流泪了,她哽咽着说:“人别跟命争。你不在她跟前,可儿女们一个也不缺,连宇同都赶回来了,碰上这种年头,她也就知足了。”

裘超凡忍住悲痛,对孩子们说:“天太冷,让你妈妈穿上我这个坎肩上路吧——这是咱家最值钱的东西了……”说着,他把破棉袄里面的皮坎肩脱下来,带着自己的体温穿到妻子身上。

在裘超凡的心里,这个皮坎肩是弥足珍贵的物件。

他被定为地主第一次被批斗之后,魏婉玲就给他做了这件皮坎肩,不仅保暖,更重要的是坎肩里夹着两块厚牛皮,护住两肋,抗御击打。睹物思情,裘超凡的眼泪如暴雨时的屋檐水,哗哗地流了下来。

儿女们见爸爸泪流满面,又都跪在地上痛哭起来。

正在这时,六队几个会点木工的社员来了。他们对裘超凡说:“汪头儿让我们来,说帮忙做个棺材。”

说做棺材好听,其实就是钉个薄皮匣子,比席卷好看些也就是了。

裘超凡说:“谢谢你们吧。”然后把裘宇同和裘宇冬叫进来,吩咐道,“你们给几位磕个头,替你妈妈谢罪吧。”

裘超凡又把裘宇蓉和裘宇芸叫到跟前,让她们姐俩把地柜里的破烂拾掇出来,让木工们拆了地柜做棺材。然后又对宇冬说:“一个地柜不够用,你把厢房架东西的木板腾下来,让师傅们掂配着使唤。再不够再拆大门。”

在木工们动手干活的时候,裘宇蓉小声对父亲说了汪队长给了3斤全国粮票的事,又问是不是用全国粮票去工人新村买点馒头什么的,招待做棺材的社员。

裘超凡点点头,叹了口气:“3斤粮票,3斤粮票能活一家子人啊!”沉了沉又说,“买馒头让宇同去吧,一会儿你让宇芸熬锅土豆汤,不是还有几个土豆吗?都搁上吧,熬糰点。”

钉棺材的社员比在生产队干活卖力气,拉拉刨刨,工夫不大就把匣子钉好了。然后把墨汁刷在钉好的匣子上,简易棺材就成了。

裘超凡留木工们吃饭,木工们说,汪头儿嘱咐了,不许吃饭。

临走,有个木工问裘超凡:“老裘,什么时候入殓进坟地?汪头儿还等我们回信儿了,他好派人来。”

裘超凡叹了口气说:“一切从简吧。她娘家没什么近人了,不会闹丧——擦

黑人殓，就手就埋，入土为安吧。”

对于汪家盈的安排，裘超凡万分感动。自己虽然不幸，碰见汪家盈这样的队长，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

傍晚，六队社员把裘超凡的妻子抬到月牙河西岸小树林北面的乱葬岗子，挖坑埋了。坟地里，没有花圈，没有烧纸，只有哭声，裘超凡儿女们的哭声。这哭声在雪夜中显得格外悲凉，格外凄厉。

裘超凡没跟儿女们去坟地，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看看破败空旷的屋子，瞧瞧自己的处境，想想和妻子相濡以沫的情分，突然间，他想到了死——追随妻子，去到另一个世界吧，别再在人间受活罪啦。

鬼使神差，他到厢房找了一根绳子，来到他和妻子居住多年的东屋，要把绳子穿过房檩拴个扣，套在脖子上，一蹬脚下的凳子就可以追上还没走远的妻子。然而，老房太老了，苇把子压在房檩上没有缝隙，绳子穿不过去。他拿着绳子返回厢房，踩着凳子使劲把绳子穿过房檩，栓了个死扣，哀叹一声，婉玲，等等我……伸脖子闭眼往里钻，梦魇中一声巨响，凳子倒了，他摔在了地上……

一个凄婉哀怨的声音撞击着裘超凡的耳膜：你这是干嘛？我省吃省喝省给你，不就是让你领着儿女们好好活着吗？你以为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可你死了，嘛事也了不了，于明理翁山田他们还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孩子他爸呀，你死了，孩子们怎么活呀？

迷迷糊糊的裘超凡惊醒了，看看房檩上的绳子，明明拴的死扣，怎么开了呢？是婉玲不让我跟她走啊，唉，我裘超凡活到这个份上，还有嘛劲呢？他恸哭起来……

“爸，爸爸！”变了音的惊叫，让裘超凡止住了哭声，扭头一看，裘宇同。

埋葬了母亲，裘宇同走在姐姐哥哥前面，提前回家，到厢房抱苇子，要在大门口点把火，让帮忙下葬的人们“迈火”驱除丧气。走到厢房门口，听到父亲的哭声，知道父亲心里很苦，本想安慰安慰父亲，进屋一看，房檩上挂着一棵绳子，父亲坐在地上，手扶横躺的凳子哭得天昏地暗，他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要寻死呀！他再也顾不上其他，咕咚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爸爸，您这是干嘛呀，我妈妈走了，您要再走了，叫我们怎么活呀？爸爸，您放心，不管到什么时候，您的儿女都会孝顺您的，就是他们不孝，您小儿子我也一定孝顺您，爸爸，您可千万往开处想啊，您小儿子一定混出个人样儿来，给您争气……”

面对儿子的泣诉，裘超凡一把抱住儿子，泪如泉涌，悔恨不已：“宇同啊，是爸爸不好，是爸爸短见，我只想到了我自己……你们有我这个爸爸，跟着吃了不

少挂落儿，爸爸不想再连累你们……”

从坟地回来的宇蓉、宇芸和宇冬，看见父亲和宇同抱头痛哭，也都跪在父亲面前，发誓孝敬父亲。

几个六队社员和忙活人目睹了这一幕，有的掉泪，有的叹气，他们一边劝慰他们，一边抽了几把苇子，在门口点着火，走了走迈火的形式，婉谢了裘家人为他们准备的饭菜，饿着肚子走了——谁也不忍心再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增加负担。

屋里突然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爱丈夫疼儿女的贤妻良母，一个和睦完整的家残缺了——思念增加了痛苦，悲伤忘却了饥饿，面对炕桌上的饭菜，一家人低头不语，无心吃饭。

过了好一会儿，宇蓉说话了：“爸爸，您吃点吧，您不吃顶不住啊。我妈妈走了，您再有个好歹的，让我们……指靠谁呀……”

裘宇蓉说不下去了，又哭了。

大姐哭了，弟弟妹妹跟着都哭了，也都劝父亲：“您吃点吧。”

裘超凡扫了一眼儿女们，说道：“宇同，门后头有块板子——木匠们干活时我让他们刮好的，拿来，写上几个字，带上四个馒头，跟我去一趟坟地……”

儿女们都有些吃惊。裘宇蓉说：“爸爸，黑灯瞎火的，有嘛事我们去吧。”

“你们都别去，别惊动了邻居。宇同陪着我，我得看看你妈妈的坟。”

裘宇同把一块半米长十厘米宽两厘米厚的硬木板拿来，问：“爸爸，写嘛字？”

裘超凡说：“这是个灵牌，你看着写吧。埋在坟前，做个记号。”

裘宇同用刷棺材剩下的墨汁，写了“慈母魏婉玲之墓”，然后用冷布裹了4个馒头，拿了洋镐和铁锹，陪着父亲去了乱葬岗子。

来到母亲坟前，宇同挖坑埋好灵牌，刚把四个馒头摆在灵牌前面，就见父亲低头猫腰泣不成声：“婉玲啊……我对不起，你呀！前几天，我那么劝你，你 just 不吃一点正经粮食……饿急了，不是吃口菜团子就是吃口红胶泥（观音土）……这四个馒头，是宇同给你捎来的，你，吃了吧……你放心地走吧，你不让我死，我就活着，熬着，等儿女们个个成了家，我就来跟你做伴……”

看着父亲悲哀的样子，裘宇同心如刀绞，他跪在父亲身旁，冲着母亲的灵牌磕了四个头，站起身，默默地搀扶着父亲，回到了家。

饭桌上的饭菜谁也没动，儿女们都在等待着父亲归来，让父亲先吃。

裘超凡的精神好像好了许多：“你们都吃吧。我跟你妈妈说了，咱们都好好

活着,让你妈妈放心……”

“爸爸,”裘宇同没等坐下就说,“我想退学,回家种地挣工分。”

裘超凡看了小儿子一眼,没等说话,裘宇蓉抢先表态:“小弟,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咱爸咱妈为了供你上学,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你不念出个样儿来,对得起刚走的妈妈吗?不行,说嘛也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在生产队受罪,认了。你必须念到头,给裘家争个脸,给咱爸爸争口气。将来有了本事,让咱家的人能像平常人家一样活在世上,我们就知足了。”

“……”裘宇同低着头,不敢抬头看大姐,他深知大姐的良苦用心,大姐不止一次地说他是念书的材料,裘家的希望。

“大姐,”裘宇同迟疑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想回来尽孝。我知道你们都孝顺咱爸爸,我就怕爸爸在外边受气,回家来再受委屈……”

裘超凡知道小儿子的心思,说道:“宇同呀,你姐姐哥哥哪个让我受委屈?都是孝顺孩子,我知足。你好好上学吧,能上出来更好,上不出来就得认命——小事在人,大事在天,咱裘家不占天时啊!”

接着,他吩咐道:“你们都在家里歇两天,宇同也等三天圆坟以后再回学校,你要听你大姐的话,好好念书。”他挨个看了看眼前的儿女,又说,“今天你们都吃顿饱饭,我看着你们吃。”

儿女们异口同声地说:“爸爸,您不吃我们怎么吃呀?”

“我也吃,都吃。”裘超凡说着,拿起一个窝头咬了一口。

裘宇蓉说:“爸爸,您吃馒头吧。”说着,拿个馒头递给父亲。

裘超凡摆摆手说:“这馒头给你妈妈上过供的,让宇同带回学校吧,保佑他考上大学。”

母亲去世的第三天,裘宇同随姐姐哥哥去小树林给母亲圆了坟。

圆坟后,在回家的路上,大姐对宇芸说:“今天是二十五号借粮(提前购买下月的定量)的日子,现在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到家以后,你拿着粮本先去粮店排个,随后我去接你。我在家打点打点宇同,让他明天回学校。”

到家以后,宇芸把钱和面口袋准备出来,再找粮本,却踪影不见。开始她还沉得住气,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就着急地问:“大姐,粮本呢?”

裘宇蓉见妹妹问粮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帮着宇芸一起寻找,找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立刻紧张起来,粮本哪去了呢?

宇芸问:“是不是咱爸爸收起来了?”

宇蓉答:“不会呀,咱爸爸也不管买粮,他怎么会拿粮本呢?”

宇芸说：“要不，让宇同去地里问问爸爸？”

裘宇同立刻答应一声，小跑着出去了，好大工夫才无精打采地回来。一进屋就沮丧地说：“咱爸不知道。他让咱们仔细找找，看看被搁子，是不是拆地柜时把粮本顺手放里面了。”

听说粮本不见了，拾掇院子的裘宇冬也进了屋，姐弟四人重新把各个房间的犄角旮旯翻了一遍，仍然不见粮本。他们面面相觑，焦虑不安。

没有粮本，就要面对饥饿和死亡！

裘宇蓉突然想起一件事，妈妈活着时说过，二十五号借粮时，她要早去粮店排队，然后让我去接她。遂自言自语道：“是不是妈妈把粮本放起来了？”

裘宇同说：“大姐，不管咱妈妈把粮本放在哪儿，只要在这个家，没有翻不出来的。就怕妈妈把粮本放在身上啦。”

裘宇同的话，让其他三人的心同时哆嗦了一下。

“只有扒开坟头打开棺材看个究竟了。”裘宇同小声说。

平常不爱说话的裘宇冬说话了：“那可得问问咱爸爸。”

裘宇同说：“别问了，别让爸爸再跟着咱们难受了，就咱四个人去。”

“挖棺掘木，扒妈妈新坟，要遭老天报应的！”裘宇冬惴惴不安地说。

裘宇芸对长她一岁的宇冬不满：“你说怎么办？找不着就不找了？全家人就等着饿死？”

“哥哥，”裘宇同说，“老天不会报应咱们，咱妈妈更不会怪罪咱们。她要知道咱家的粮本找不见了，她的在天之灵还不知多着急呢！”说到这里，裘宇同的目光转向大姐，“万一粮本在咱妈妈身上呢？”

“宇同说得对。”裘宇蓉下了决心，“咱妈妈是不愿意看着咱们饿死的！赶紧拿家什去坟地。”

弟弟妹妹都听大姐的，几个人各自拿着工具，怀着沉重的心情，忐忑忐忑地走进埋着母亲的小树林。

来到母亲坟前，就听大姐说：“妈妈，您可别怪罪我们呀，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您的。我们看看粮本在不在您身上，要是不在，您就夜里托个梦，给我们指个明路。”

裘宇同说：“妈妈，挖您的坟是我出的主意，不关我姐我哥的事。要怪就怪您的小儿子吧。将来只要您小儿子有了出息，我一定给您弄个好墓地，打口好棺材，置身好装裹。”

姐弟四人分别祷告一番，开始挖坟。挖坟时谁也不再说话。看看接近了棺木，他们就轻轻地锄除土，唯恐铁锨铲坏了妈妈的薄皮棺木。当把坟土清理利

索,露出棺材时,裘宇蓉和裘宇芸用手轻轻地把棺材盖上的泥土扑拉干净,生怕泥土掉进棺材惊扰了母亲。

裘宇同和裘宇冬用起钉钳子把钉子起下来,轻轻地打开了棺盖。

“啊!”裘宇同惊叫一声,手中的钳子掉在地上,身不由己地跪了下去。

其他三人被弟弟的惊叫吓得毛骨悚然,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也都“啊”了一声,不约而同地跪在了坟坑边上。

棺材里,原本仰卧的母亲坐了起来!

她那经碰撞而面目全非的脑袋歪在右肩上,两眼瞪得老大!身上的皮坎肩一半挂在肩上,一半攥在她的左手里!

右手,母亲那只扭曲的右手里,攥着的正是那个外皮已经灰黑的粮本!

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寒风掠过树林发出窸窣的声响,好似上苍和大地也为这幕悲剧在哭泣。

姐弟四人跪在地上,无声地看着母亲。他们没有说话,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只有悲哀,只有热泪横流……

第二章

天还没亮,裘宇同就悄悄起身,穿好衣服,先把昨晚大姐放在书包里的四个馒头拿出去三个,留下一个,然后背起书包,蹑手蹑脚来到院中,准备到市里坐第一班长途汽车返回学校。

寒风打在脸上,像刀子割肉。

他轻轻开门出院,又把大门带好。刚一转身,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趔趄,低头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蜷缩在门口的旮旯里。

裘宇同惊呼道:“你们,怎么躺这儿?”

妇女和孩子毫无声息,一动不动。

从小胆大的裘宇同,顿时慌了,立刻返回院子,喊道:“妈,妈妈……”随即反应过来,又喊,“大姐,大姐……”

宇同的呼喊,惊醒了父亲,裘超凡起身来到院里,问道:“怎么了宇同?”

“有人,死在咱门口了。”

裘超凡一惊,三步两步来到大门口,俯身一看,抱着孩子的妇女破衣烂裳,身边有个脏乎乎的军用挎包和一个掉了瓷的茶缸子。他断定这娘俩是要饭的。

他把手放在妇女鼻子跟前，觉得还有气息，估计是冻得失去了知觉，就对着西屋喊道：“宇蓉，宇蓉，快起，快起！”

裘宇蓉已被宇同的叫声闹醒，披着棉袄出了屋：“怎么啦爸爸？”

“快，也把宇芸叫起来。”裘超凡说，“你们姐俩赶紧把门口这娘俩搭到屋里暖和暖和。”

一家人全起来了。

裘宇冬担心地说：“爸爸，赶紧报告大队吧。”

裘超凡犹豫了一下：“这么早，哪儿有人呀。”

裘超凡知道，这娘俩要真死在这个门口，任你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救人要紧。

宇蓉和宇芸搭起那个妇女进了西屋，把她补丁摞补丁的棉裤棉袄脱了，却见这要饭女子没有衬衣衬裤，连背心裤衩也没有。姐俩把她冰凉僵硬的躯体放到热炕头上，拿被子给她盖好。

裘宇同抱着那个小孩进了东屋，把孩子的衣服脱光了一看，是个肋条像搓板胳膊像麻秆浑身皮包骨的小男孩，看上去也就三四岁。他把孩子放进炕头父亲的热被窝里，工夫不大，小男孩缓过来了，两眼一撒眸，立刻哭着喊着找妈妈。

裘宇同抱着男孩来到西屋，交给大姐，大姐把孩子放进要饭女人的被窝里。小男孩见妈妈躺在那儿不说话，摇着女人的胳膊哭叫起来：“妈妈，妈妈……”

孩子的哭声，使得整个屋子充满了辛酸。

裘超凡在外屋说：“宇蓉啊，给他们娘俩喂点热水。”

宇蓉把暖壶里的热水倒到碗里，和宇芸分别用小勺喂这娘俩。过了一会儿，妇女终于缓了过来，缓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谢谢，谢谢你们救了俺们娘俩。”

要饭妇女的血脉流通了，手脚能动了，赶紧把她那身破棉衣穿上，边穿边说：“遇见好人了，遇见好人了，大姐，要不是你们心眼好，俺们娘俩就冻死了。”

“给她们做点饭吃吧。”裘超凡依然站在外屋说。

宇蓉熬了两碗菜粥，腾了三个菜团子，让宇芸把饭桌放在西屋炕上，叫她们母子趁热快吃。

裘超凡在外屋说：“大嫂，吃点东西，缓过劲儿来就赶快走吧，我们家成分不好。”声音不大，却让要饭女人的心咯噔一下——成分不好，可你们是好人啊。救了俺们，还怕连累俺们，多好的人呀！女人心里说。

男孩见了饭，立刻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吃着吃着，见妈妈没有动筷，问道：“娘，你咋不吃呀？”

那妇女的眼泪汨汨地流了下来：“娘不饿。”

男孩看着妈妈说：“咱都好几天没吃饭了，咋不饿？娘不吃俺也不吃了。”他把手里的菜团子放在了桌上。

要饭女人说：“锁子，你都五岁了，该懂事了。你吃吧，娘不能吃。”

裘超凡进了屋说：“大嫂，你吃点吧。这年头没好饭，你们娘俩凑合着吃吧。”然后又对裘宇蓉说，“看看还有几个净面的，咱再少吃口，给孩子带上吧。”

裘宇蓉小声说：“都是菜团子，就有两个棒子面饼子，是给您留的。”说着，到外屋数数饽饽篮子里的菜团子，准备让要饭母子带走两个。却见菜团子底下不仅有两个饼子，还有三个馒头。她知道是小弟偷偷留给父亲的。

裘超凡跟着宇蓉来到外屋，看着饽饽篮子说：“那两个净面饼子让她们娘俩带走吧——饥时给一口，胜过丰年给一斗啊。但凡有一点辙，谁还出门要饭？家家户户都挨饿，上哪儿去要啊。唉！”

听了裘超凡的话，那个妇女抱起男孩下了地：“锁子，快跪下，咱娘俩磕个响头谢谢爷爷吧。管了饭还给干粮，这可是救命大恩哪！你长大了，千万记住爷爷和姑姑叔叔们的大恩大德呀！”说着，拉着男孩一块给裘超凡磕了个响头。

裘超凡惊慌失措，赶紧让宇蓉把娘俩拉了起来。

裘宇同见状，把书包里的那个馒头拿出来，塞到要饭女人的手中。

看着裘家人个个一脸菜色，个个如此善良，女人被感动得潸然泪下。

裘超凡没问要饭女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看看天已大亮，拿起扫帚匆匆走了——月牙村大队的四类分子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的每一天就是从扫街开始的。

临出门时，要饭女人把裘宇同给的那个馒头放在锅台上，说什么也不带走。她对裘宇蓉说：“大姑，您家已给了俺两个净面饼子，为了孩子，俺拿着了。再拿这个馒头，俺就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跟忘恩负义没啥两样的小人了。”

宇蓉见要饭女人执意不要这个馒头，就让宇同把馒头带走。宇同被要饭女人的耿直所感动，就让大姐把这个馒头留给爸爸吃。然后对要饭女人说：“大嫂，你们奔市里，咱一块走吧。”

要饭女子领着孩子，随着裘宇同，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刚刚走到月牙河的月牙桥边，就被大队抓盲流的基干民兵发现了。以高小二为首的三个民兵二话没说就要把要饭母子带到大队治保会。

裘宇同看不惯民兵的盛气和行径：“她不是盲流，是我家亲戚。”

高小二知道裘宇同是高中生，不简单。但他是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儿子还敢多管闲事，就不无讽刺地说：“行啊裘宇同，你还挺仗义的，明明是要饭的，你却